

2025年10月31日

星期五
责编 杨 帅
美编 黄绮文
校对 彭继业总策划
执行统筹
一任
策划
林海利
龚丹枫
邓琼
林如敏
温建敏文
实
习
生
羊
城
晚
报
记
者
孙
唯
朱
穗
晴
(除署名外)

日前,2025《岭南大讲堂》第8期讲座活动在广东省博物馆举办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研究员朱万章以“张大千与古代书画”为主题,带领观众走进画坛巨匠张大千的艺术世界。

讲座现场气氛热烈,座无虚席,众多文化爱好者及在校学生等如期而至。张大千是20世纪著名书画家,与黄君璧、溥儒并称“渡海三家”,山水、花鸟、人物和书法、诗词无所不工,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杰出画家。他与中国古代书画的关系,既表现在对古代书画的鉴藏、传移模写,也表现在对敦煌壁画的摹写与借鉴。那么,古代书画如何成为他艺术生命的“源头活水”?他又是怎样在鉴藏、摹写与创造中,与古人对话,并最终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?在讲座中,朱万章凭借其在书画鉴藏与美术史研究领域的深厚学养,向观众讲述了张大千与中国古代书画的故事,展现传统艺术在传承中创新的生命力。

2025《岭南大讲堂》系列讲座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,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,广东省博物馆(广州鲁迅纪念馆)协办,今年陆续邀请全国文、史、哲领域知名专家莅临演讲。以下是本次讲座的实录——



张大千《访石溪山水访友归来》 受访者供图

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研究员朱万章:

融古汇今 自成一家 从中国古代书画看张大千的艺术人生

眼力与画工兼具,一人收藏就是一座博物馆

张大千与古代书画最为典型的关系,莫过于对古书画的鉴藏。他曾言:“世尝推吾画为五百年来所无,仰知吾之精鉴,足使墨林(项元汴)推诚,清斋(梁清标)却步,仪周(安岐)敛手,虚斋(庞莱臣)降心,五百年间,又岂有第二人哉!”言语之间尽显对书画收藏的自信和骄傲。许多中国古代名画背后,都钤有张大千的书画鉴藏印,例如顾闳中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,这是张大千所收藏的中国古画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,还有董源的《潇湘图卷》、宋徽宗的《祥龙石图卷》、黄公望的《天池石壁图》等,这些作品在中国绘画史上均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。

张大千的收藏,就可以顶得上一座博物馆。在今天,收藏到一件画僧石涛的作品就可以称得上是有实力的书画鉴藏家,而张大千收藏到的石涛作品有大约三百件(套)。除了世界名品,张大千还鉴藏了不少地方书画。他祖籍广州番禺,对岭南作品情有独钟。比如张大千在清代岭南画家苏仁山的《人物四态》卷后题字:“有苏仁山名不出里,而笔墨高简清劲,迺追乾嘉诸老。”体现出他对苏仁山的推崇,对广东绘画的关注。

张大千鉴宝的“火眼金睛”是怎样炼成的?其鉴藏的眼力来自在北京琉璃厂收购画作时的长期观察,以及在故宫与众多鉴藏名家的交流学习。张大千在自己所编的《故宫名画读后感》中

分享了自己的鉴藏心得:“夫鉴赏非易事。其人于斯事之未深入也,则不知古人甘苦所在,无由识其深。其人之已深,则好尚有所偏至,无由鉴其全,此其所以难也。盖必习之以周,览之也博,濡之也久,其度弘、其心公、其识精、其气平、其解超,不惑乎前人之说,独探乎斯事之微,犀烛镜悬,庶几其无所遁隐,非易事也。”与当今的投资者不同,张大千鉴藏书画作品不为利益,而是为了满足他的精神追求,得到内心的愉悦。实践练就的眼力与超脱功利的心力,让他成为一代鉴藏名家。

张大千不仅是鉴藏大师,更是绘画巨匠。他偏爱临摹古画,模仿水平可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,就连董源《溪岸图》这样的名画,都有学者猜测是他伪造的。书画鉴定家苏庚春回忆说,当年张大千曾专门派人收购绢本的古画和旧裱装的“废料”作为创作的“原料”。他临摹更多的是清代画家石溪的作品,如《仿石溪山水山路延溪行》《仿石溪山水莫干新夏》等。广东省博物馆所收藏的石溪代表作《黄山烟树图》,张大千也临摹过。民间有一个经典的传说:张大千的老师李瑞清自称收藏到一套石涛山水画的名品,没想到竟是张大千仿制的。中国当代鉴藏史上也曾出现一件张大千仿石溪的作品,书画鉴定家包括徐邦达、谢稚柳这样的专家们都难辨其真假,争执不断。张大千曾说:“石溪的画难懂,字难学,想学他先修佛三十年,踏破草鞋日

行千里,刻苦修行再习艺。”足见其绘画水平之高,对石溪画作的理解之深。

石溪的画作构图繁密,内含苍茫浑厚之气质,一般临摹者难以把握,而张大千却能准确把握石溪山水“厚实”“淋漓”“精细”的特点,将其模仿到出神入化的地步。然而,如果纯粹照搬照抄古画,在画坛上顶多是一位临摹高手,绝非书画大家。张大千能被称作20世纪的书画大家,是因为他不照抄原作,人云亦云,而是在画中加入空灵气韵与现代风格,将自己的绘画语言融入其中,让画作出浓厚的文人气息。在《拟二石山水前往深山行》一作中,张大千得二石之长,将石溪的苍茫之气、石涛的清逸之气巧妙融合。他的临摹作品,让我们看到不同时代、不同文化背景的山水画家间的交流。

除了山水画,张大千还会尝试绘制不同风格的画作。比如张大千临摹陈洪绶《授书图》运用白描技法,在《老子西渡流沙图》中融入敦煌笔墨;张大千也擅长人物画,其早期的人物画除虚拟的人物或以自身形象入画的人物画,多为历史人物。他与苏东坡同乡,创作过大量以苏东坡为题材的作品,如《东坡行吟图》《东坡居士笠屐图》等,堪称苏东坡的“隔代知己”。除了苏东坡,他还画过王阳明的人物画,如今被广东省博物馆所收藏。不管是苏东坡,还是王阳明,张大千在画人物时或多或少融合了自己的形象。画人物,也是在画他自己。



嘉宾介绍

岭南大讲堂

张大千画罗浮山, 是因为对广东山水情有独钟

听众一:张大千曾经创作了不少以广东省惠州市罗浮山为题材的画作,为什么他会偏爱广东的山?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?

朱万章:张大千是山水名家,他和罗浮山之间也有很多渊源。他祖籍广东,自己也在广东生活过一段时间,与当地文人交流,研究画技,对广东山水产生了深刻的感情。广东罗浮山作为中国名山之一,张大千自然对其格外关注。其描绘的罗浮山主要分为两种:一是现实的景色的写实;二是胸中所思与眼中山水的结合。写实的罗浮山画作有《罗浮白鹤观》《罗浮宝积寺》等,想象中的罗浮山画作有《罗浮梦影图》《罗浮白水门旧游》等。

听众二:我们对张大千以假乱真的画技感到十分佩服。当今是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的时代,如果有人像张大千一样仿画,您认为创作和伪造的边界在哪里?

朱万章:近年来,在全国书法展中,涉及知识产权的争议时有发生。例如某件作品的构图与先前已发表的一幅画作高度相似,却署名另一位作者。此类行为虽属临摹,但学术界大多将其界定为抄袭,这与张大千所处的时代有很大差异。在张大千时代,临摹与仿制被视为艺术生成的一种形式。在今天,尽管临摹仍是中国书画创作重要的训练方式,但若将临摹作品用于商业交易,并署上被临摹者的姓名,则很可能触及法律红线,属于以假乱真的违法行为。

所以,对国画学习者而言,临摹只是艺术生成的初级阶段,千万不能食古不化,而是要在临摹练习中对自己的绘画技巧有所继承和发展。

人物专访 “大千”世界,笔墨新境

讲座结束后,朱万章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专访,从张大千艺术学习与创作谈起,探讨其风格形成、技法创新及其对当代的启示。

羊城晚报:请您谈一谈张大千从石涛和苏东坡画像中吸取了哪些独特的技巧,对他的个人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怎样的影响?

朱万章:张大千主要吸取石涛的笔墨技巧、气息和气韵。比如山水画中的颜色运用、布局结构等,尤其是对山水的意境营造。此外,还有部分的花鸟画也受到影响。在苏东坡的画像中受到的影响有两个方面:一方面是吸取苏东坡的形象,比如《西园雅集图》《赤壁赋图》《东坡笠屐图》;另外一方面借鉴了任伯年、唐寅等人对苏东坡的描绘,其中人物线条被张大千运用在他的创作中。可以说,二者对张大千的创作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。

羊城晚报:张大千一生的收藏很多,他是如何把收藏的作品融入自己的作品里,形成“古为今用”的效果?

朱万章:张大千收藏过数以千计的中国古代名画,如顾闳中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、宋徽宗的《祥龙石图》、董源的《潇湘图》,并出版了《大风堂名迹》《大风堂书画录》。这些经典名作成为张大千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。其中石涛、朱耷,是张大千收藏名画的重要人选,他收藏石涛的作品有三百多件,收藏朱耷的作品有二百多件。张大千从古人的绘画中总结了笔墨得失,并运用于自身的创作,从而达到“古为我用,古为今用”的效果。

羊城晚报:对于学习绘画的初学者或者青少年小朋友来说,他们能从张大千学习到什么?

朱万章: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学习张大千的临摹与写生方法,并学习多家技法。临摹是学习绘画的基础且必经的步骤,但有的人可能就是浅尝辄止,在临摹的步骤中停滞不前。所以我们要在临摹的基础上进行写生,从大自然中吸收灵感,这样才能让你的画具有活力。

敦煌之中有张大千,张大千之中有敦煌



张大千临摹的《释迦牟尼涅槃图》 受访者供图

态,均精准捕捉敦煌艺术的精髓。

张大千在敦煌壁画的临摹中,还将敦煌壁画的元素化为己用,无论是人物画、山水画还是花鸟画,都能看到敦煌的影子。《枝头小雀》中的山水色彩,延续了敦煌色彩的厚重与明丽;《薛涛制笺图》色彩明丽,服饰细节与色彩搭配暗藏敦煌壁画的造型逻辑。张大千的传统文人画里,以简洁的线条搭配厚重的色彩,《宜富当贵》中,他用简洁的线条勾勒花朵,并辅以浓烈的红色、绿色,并衍生出咖啡色、深褐色的画风,通过色彩变化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。以《释迦牟尼涅槃图》为例,张大千在造型上忠于原作,但在色彩上进行了再创造,将佛像安详、雍容的状态精准传递。

张大千所摹之像时间跨度之大,涵盖汉晋到元代。他不仅临摹佛像、观音等主角,还关注供养人、小沙弥等配角。以《临摹元代蒙古族女供养人像轴》为例,张大千用色大胆,红色衣裳与白色衣襟形成鲜明对比,既还原了历史的厚重感,又融入了个人的艺术表达。其临摹作品线条流畅,如飞天的飘带、观音的姿

的成功,源于他能在古代书画中找到自己的切入点,并且能够“食古而化”,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个人风格。如今,张大千的作品在艺术市场上始终是“不倒翁”。无论是人物画,还是晚年创作的泼彩山水,一直备受市场追捧,其作品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拍出十几万元的高价。

张大千对古代名作的鉴定与收藏,客观上保护了珍贵的名家翰墨,又成为自身艺术的源头活水。同时,他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及其创造性发挥,客观上促进了敦煌的保护与传播。敦煌不仅对张大千的艺术发挥重要的作用,也对20世纪重要艺术家的艺术生成与发展具有示范意义,而敦煌艺术经过张大千等艺术家们的再创作,也获得了不朽的生命力与世界性的关注。

张大千的艺术生命来自两大支柱,一是对中国古代书画的孜孜探索,二是对敦煌艺术的深入研究。在对古代艺术深入研究的同时,张大千也积极吸纳西方艺术,正是这种宽广的包容力与创造力,使他成为20世纪的书画大家。

羊城晚报:从张大千早期的临摹研究、中期的敦煌探索,到晚期的泼彩风格的形成过程,对于我们当今的画家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?

朱万章:从张大千的经历来看,我